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西臺集卷十

宋 畢仲游 撰

尺牘

上蘇內翰

去歲起于罪罰之餘入奉朝謁適值知龍圖閣內翰請外將赴汝陰僅得再請候門下而荷眷逾厚知奬更深殆非後進晚學所敢望於先生大人者也自疇昔違奉

累更晦朔不審即日台候動止何似某待罪河東以託庇左右之故苟免如昨幸復需祿食而已不及親養追念摧感涕慕何言邈未知侍見之期仰惟體上眷倚精固生理入輔天子以稱中外之望不宣

又

某去冬至晉郡適當新春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於平日尋值易帥多故及被旨往河外體量道路險遠風雪寒苦之阨前此未嘗歷也近以詔使自

京來故且歸太原以待會議中間欲治問起居之何如既欲稍盡區區而復忙擾如此轉成稽緩愧恐何勝

與王觀文

比因歲節上狀伏蒙記憐還示慶問下情感仰至今茲者伏審光膺制檢改帥全晉除音疾下歡頌隨之益以地連二冦兵兼四道如遂撫定西略則還居廟堂永輔昭代此便途也即日不審拜命以來台候動止何似諒已辦嚴旦夕取道不敢別奉賀啟謹此少布區區伏惟

亮察

又

前月欲巡南山中數縣回日謂可請侍左右少布惓惓之私行至華州乃聞山中氷雪未釋殆不通行李故却歸蒲中俟三四月間再往參承固亦不晩遽聞移鎮遂睽違門伋仍以家私有病者日治醫藥恐旌旆戒行不得親至幕府違奉顏色謹上啟以代面布之誠何勝惓惓

又

前任丞之河東廨舍在太原邊事土風麤諳其一二如公威德雖塞上草木猶皆知之想到即閉閤燕居坐以無事第促召治裝歸處衡弼在旦暮其理然也

上鮮于運使

久違材館下情伏深瓶仰即日秋暑尚熾恭惟神衛起居百福潛舍某營職區區幸免末由躬至門下請侍伏望上體宗社精加寶練私誠惓惓之禱

又

不審某官自到安陸以來鈞況何似居處飲食仰計足以衛天和而固生理也某愚不肖以家世仕宦之故竊禄食於內外僅能不失門户雖無他長以自見而甘貧守分則有年矣今雖濶遠教誨日增闇陋其愚不肖之心猶前也顧貧與分其何敢忘方為賤事所拘不獲親奉杖席仰承咳唾之音以自慰幸區區之誠發于寤寐伏惟台慈亮察

又

某嘗慕用門下之義昨自奉使河東還朝實辱收卹之厚而官局請謁有常實無從數至于前以承教誨今者某官燕閒無事可以日侍左右而蹤跡東西無定且復去門館甚遠惟拜狀附承起居而已豈勝南望引領向戀之至

上王彥霖樞密

夏序清和伏惟鈞體起居萬福違奉門下累歲日有兢

仰伏惟道存帷幄功在生民鎮撫之餘諒多燕適某以
奉使在遠未獲趨詣屏著伏冀體國為民精護寢餗下
情惓惓依歸之至

又

比雖累得奉啟左右皆緣職事以常禮貢聞區區所欲
言者與銜恩佩德之私蓋未暇布陳有以也不識台慈
能賜諒否即日伏審朝廷曲徇誠請易地三城然全節
鯁義中外所仰諒無暖席之期即還廊廟疎遠之跡將

永有庇賴以觀太平之成效豈勝惓惓

上安樞密太尉

近以事至河南造請門下曲承顧存撫接之厚感不容言拜違左右已再更晦朔依投繫戀藴結于中季冬極寒恭惟鈞體起居萬福即日某蒙恩營職之初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為宗社之重順衛太和永輔聖世畢情惓惓頌祝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賢業之成與主上初政之所想望入籌帷幄再長鴻樞上自搢紳先生有識之士下至行道之人皆知鼓舞如出一意豈特四夷懾服可見兵革之不試而全德重望故將帥長百僚大為制作以嚮太平之盛天下幸甚某以職業有守無由同百執事陪預慶列瞻望台屏下情無任歡忭依歸之至

又

近審肆覲入侍經闈嘗奉竿牘請賀門下竊知已關聽

覽仲季嚴寒恭惟機政暇裕鈞候起居萬福某待次累

月近准勅除管勾崇福遂得復霑禄食仰繫恩造感激

何言趨府未展伏覬上為宗社精調寢餐甲情惓惓祝

頌之至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比者恭審某官以主眷之益隆與

天下廩廩嚮于治定再登廊廟進長鴻樞華蕚交輝以

極一門之盛而台躔舊德道在界朝其所以進籌帷幄

折衝萬里者蓋實今日倚重焉中外幸甚某以居處在外不獲同百執事陪預慶列謹啟通於左右因布悰誠萬一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上李資政邦直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河東舊稱事簡自某到任適當新奏被寇之後文書期會頗異於平昔而道路奔走亦增倍于他時雖銜恩佩德之私無日不在門下而簡牘之問至今方得通于左右負愧懷恐何可勝言伏惟老成

舊德士夫所望佇還廊廟永庇中外疎遠之跡亦將跂足以覩太平之成效何勝惓惓

又

比于太原相公坐間得聞起居之況以自慰又獲窺近日所著杖華堂碑文伸紙一讀神意悚動者久之蓋非近世之所謂碑文也

回戚少卿

某啟去歲起于問罰之餘入奉朝謁即外官苟禄故雖

再至門下而不得欵奉教語臨去都伏蒙臨貺旅次值出不獲望見車馬感戀至今春序布和伏惟尊體强豫某待罪河東營職初遣内託庇庥以苟免於罪戾末由省見伏惟體上眷矚精護生理下誠區區

又

不審近日起居何似伏蒙不遺遠賜教墨匪知遇之厚何以及此佩服眷意惟深愧恐某比到部適當新春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中間得旨

往河外體量前月下旬方太原上記稽還緩由此幸兾
矜察某到本路庶事雖不敢不勉而性資迂拙常虞曠
曠以辱知憐尤患不審知本路人物如何蒙教示數君
者爲賜甚厚不敢忘處休文字即契勘他俟後狀上稟

與呂原明兵部

某啓首夏微熱伏惟原明兵部大夫尊候起居萬福去
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亦屢蒙車騎臨貺禮眷
之厚感服至今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粗遣内倚門下

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未由會見伏冀俯為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春被寇之後雖不豫邊事而河外賑濟與封樁錢穀移用蓋亦不勝其繁矣原明深識遠量朋友之所宗仰宜在禁從日夕獻納而上淹郎曹豈宜也某待罪晉部逾分已多苐才劣事薄恐有不勝以累門下若得偏郡以休息病體因苟禄食即便無餘願矣

某承乏於此幸復霑禄而已不及親孤苦感愴畧無仕
宦之況應之叔弼知常公餘會集豈勝優羡今皆有書
去葢亦負後時之罪十一舍弟已得畿邑至幸中間待
次闕下想常請謁館舍承教不少矣詩卷輙謄本封納
以須候便人不欲附遞故爾遲晩雖常繼以亂道絶不
中已毁之矣所有新作幸望寵寄當試和呈

與文脩撰

前者遞中上狀後即往忻代幹事還留太原數日復往

河外比歸乃再領教墨具審致政太師留止官守月餘而後歸洛才短意澁恨無文辭以見於歌頌惟深區區願望而已餘冀順時導養前對大用

又

某啟不審頒政之餘台候動止何似鄙賤之人起于罪罰觸事感槩殊無名官之况惟執事深照其愚過有奬與臨紙幅窄不知所以為答但重增慙悚而已

又

某再啓晉相眛于平生然仰名徳之重有年矣到此辱
眷良厚于局時尤荷體察近日頗苦痰喘樽俎差稀然
亦不妨治事亦漸向愈凡弟特蒙存記感激奚似今皆
有所授十一舍弟領畿邑往淮南般家乞知之

又

向者不避踈賤輒敢奉狀上問大師起居特蒙鈞誨伏
增感戀亦每於范相書中得聞還洛後燕適之詳以慰
幸

與蘇子容

近者侍禁李嗣昌至太原出所賜書教仰承台眷之厚感恐兼極即日春暄伏惟燮輔休明神物有相某待罪晉部苟免如昨方遠門仞仰冀體國為民永鎮廊廟下情惓惓之祝

又

正月二十七日承奉至太原三月三日成禮竊惟疎賤得重託婚姻于門下非獨人事之際會實天與之幸何

感如之重念某凡弟久荷台眷而兩房二女獲奉箕箒于左右衰門冷族其焜燿實多遽中謹先奉啟上謝俟承奉歸侍下別布區區

與程中散

某啟承乏晉部雖忝為代出于幸會而相遇道塗一宿即復別去區區繫戀至今不忘春序布和伏惟入奉朝請起居萬福某營職幸免如昨自抵太原值易帥仍被旨往河外體量適丁寒月道塗險澀風雪寒苦之阨過

于傳聞遠甚纔歸妻室一病幾不起今又當出至忻代

後來賑濟與泛差軍馬皆本司應副文書紛紛未有定

日中間請候疎濶惟冀諒察竚聞顯拜以慰士望下情

祝頌

又

比蒙指教荷眷尤厚某以多事之故幾有失咨詢到京

動止之何如而拜賜之後復以河外之行與妻室疾病

至今纔得奉前啟參承感仰愧惕兼極于懷伏惟清懷

高誼出於名門禁省要近之地乃所宜處俟聞成命別

脩慶門下更冀上為朝寄倍加保護

與趙司業

暑候繁縟伏惟正夫司業尊體動止萬福比緣歲事出

至旁近郡欲歸而得漕臺公移會議役法因徑到上黨

論有不決者少為淹畱及歸太原始領所賜教翰體眷

參省之期仰冀輔賑順食早濟嚴近下誠區區所望不

宣

又

某悚息待罪河東浸久不稱之事益多如蒙誨督使免于戾則為賜深矣高符仲舊不之識一見知其為君子人也清源王令非教示殊不審是史述之友婿旦夕過其縣當得見之文字即容契勘今歲適減兩薦數餘者率皆有諾責在前非才至今未聞豫除代者次第無如何過歲即足以為清源之地矣惟幸照亮

與李智文

昨以罪罷屏居鄭下嘗謂車馬之來得奉餘論在哀苦之中殊多慰懌別來再見歲律每深企詠即日殘暑伏惟公罷還闕起居清勝某承乏河東苟免未卜良會之期伏希慎持寢履垂副欽祝

又

不審主居為況何似某自到晉部適當新秦被寇之後雖非職事而文書期會道路出入頗異於平日朋舊書問因以闊然中間所示教音以奔走在外久之還家纔

領繼以多故脩謝復後時并深愧悚太原諸事削弱不及所傳聞十之一二亦不足道子弟長成漸欲扞格無處從學曉夕爲撓蓋某多出入雖暫歸太原率不過一月即再出其在家文書期會賔客應接四方書題亦少得暇縱有片暇亦且休息形骸以支當外事無由更有工夫點校子弟文字及程課太原同人不惟少事業蓋作監司門客即礙本處應勢難爲來又不欲令其出入多接外人故亦不敢令往州縣不知闕中有可教子弟

同人肯來太原者否若得粗有詞筆謹愿耐靜不出入作過于官守不相累者即當優給之不辭也煩為尋訪書中見報

與文叔學士

去歲留京師雖未久而值文叔入館日奉清論其慰無窮拜别忽已逾年思向高誼不須臾忘也而書問不時通于左右慚愧何言即日大寒伏惟供職優暇起居集福某到河東之况粗遣風土麤堪少醫藥種種不如傳

聞然亦逾分矣良會未期千萬保重別躋華顯區區不宣

又

自到所部以新秦之役隨分多事方稍定而役法復下文書案牘雜然未知攸濟中間妻室卧病又有婚嫁某仍多出入不在太原故治問稍緩至今想聞而加恕察也京師為況何如高才碩學計起擢在邇豈勝傾頌某行日蒙與諸公出餞於僧舍契愛之厚乃情不忘致謝不時至左右惟增愧悚耳眷愛即娘想佳勝也

與芸叟都司學士

去歲免喪至京累得詣館舍上見過蒙眷與之厚感服至今歲序徽熱伏惟退食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區區營職麤遣内倚門户之重以苟免于罪戾末由會見伏冀俯爲時望精固生理下情所祝不宣

又

比蒙委賜書教欽味眷憐感仰增劇適會出徃忻代還家方爾捧領不審訊後體況動止何似某起于罪罰之

餘復從祿仕孤苦感槩殊無名宦之意年齒加老形骸衰倦雖向德慕義更篤于前而人事不脩乃竟先辱手筆既愧且恐然冀芸叟深有以亮之而已

又

去冬到此適當新春被匙之後名雖不預邊事而文書期會頗異于平日及今半歲已兩至河外一往忻代今又當暫至汾右而歲中所分郡縣猶未暇巡一處才劣事薄未知終能免責以不累門下否也向蒙借昭仁寺

毋近纔終篇候有的便方敢寄還幾格亦擅膽本矣乞知之

與游景叔學士

自京兆拜違倏更歲籥一向奔走道路因循不時脩問起居下情伏深薪仰春晚氣候計晅伏惟治裝餘閒尊履萬福某承乏雍部諸況幸如昨請候伊邇未獲得閒冀為國精護寢餐以副顒誠不宣

又

比由少華還家稍得定居方欲奉狀以道區區之懇乃聞就膺美命來鎮蒲中于景㪅私計想良便也不肖之迹乃復獲依左右以承教何幸如之道里差遠更惟倍切調護

與趙正夫

去歲還朝偶以同舍得奉顏色而親教誨私懷感幸至今不忘氣候苦寒仰惟儒館多暇起居集福某承乏河東職事與人事皆應辦目前故於左右轉成疎濶區區

尊仰何勝道耶拜會未可期千萬保重垂副瞻祝

又

違去賢範忽已逾歲向仰之私雖劇而内外怵迫到今纔得治問何勝愧恐晉俗麤且僻飲食醫藥婚嫁與子弟從學至不便惟少盜賊夏月苦無暑氣即他方不及也陵臺家凡久荷知照想常通書左右比領家信亦具聞動静某行日蒙垂餞于啟聖寺下情感佩至今而布謝後時即其罪猶前也至悚至悚（案此二首係在正夫為學士時）

又

季春極暄伏惟台候動止萬福伏自今上即位首重言路之選以正萬事執法之臣則尤為重焉自封相之中丞作尚書後有職之士計中外貴臣必為執法者皆在正夫牟兄不在他人比除目下果然此豈天子以公議用人而公議固能量天子聖意之所在乎然則辨正是非而判別忠邪推剛直枉皆正夫年兄平日之所畜積而已矣由此而正位廊廟以扶太平之業不異矣天下

幸甚朝廷幸甚某以守職在遠不獲躬詣門屏謹奉前

啟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不宣

又

去違左右寖久一向在孤危隱約之中不復敢屢脩竿

牘以玷門下之義亦恃眷存有以亮之私心惓惓結懸

戀則日復一日增積于胸中而不勝陳也某初到東部

營職幸免末由參侍伏冀上為廟朝精加保輔卑誠祝

頌依投之至 案此二首在正夫為中丞時

又

伏自前歲冬末被命改使山東道過國門之外時適會旌節出師慶陽嘗獲造詣行府由蒙敦敘事契復垂顧訪款以誨言下情感佩之私實不勝紀爾後半歲之間又再易地到罷相屬道途之勞亦倍故竿牘之問重于稽晚其如瞻馳繫戀增積尤多即日春晚極暄伏惟總統邦計台候動止萬福具承乏淮甸上邀陰映以幸免于罪戾造詣正遠伏望體上眷求加護寢饗行膺廊廟

之拜盽誠惓惓之禱

又

近者伏審就膺恩制入奉禁嚴鉅賢造朝士夫交慶而孤遠之人復得託在下風區區抃幸殆不勝情不審起居何如某自到淮上雖夙夜罄竭勉赴職業然愚暗淺陋終恐未能追責儻沐眷戀不賜鄙遺時有以誨督之卒門下平昔之知遇幸甚幸甚案此二首在正夫為侍郎時

上劉龍圖

違侍左右逾月下情競戀春晚暄晴伏惟駐節塞上台體强豫某營職區區幸免如昨竊聞創圖羌事撫輯邊民大河之外畢被上恩辱在下風惟知尊仰謹奉前啓參問起居不宣

又

近日使軺取道太原得遂省見獲逢教誨者累月愧佩兼深自北寺拜違已更晦朔不審旌旆見留何地庶事想皆就緒指日還闕尚冀調護毌副瞻禱

又

某自行府未離太原已苦痰壅之疾爾後呼醫用藥至今猶未復常比捧牒命皆即時供報想蒙省察中間申請朝廷已即次行下惟賑濟一升二升却作一升半升准帥司牒照會别作奏請見留以待報理當然也賑濟米斛少三萬餘石在常平之法除糴買已過外别無利權可以經營幸同丞相商議且以帥司米與常平米通支則麟州外塞亦麤足用其間縱有少闕令岢嵐保德

和顧撥運數必不多廣易辦也惟横陽等六塞合支借種糧三千餘石自來外塞無提刑司斛斗既人户未可令上州請領以本州經戎馬之後無驢畜可顧般運遂牒漕臺以豊麟州米兑换應急支用漕臺已報可伏恐欲知

上范尭夫相公

夏中太原簽判李通直還潁昌上狀起居伏想已塵鈞覽比者伏審相公以進退出處之大節與天下積年之

人望肆覲宸廷再覩廊廟制命初下中外翕然朝廷幸甚人物幸甚某以方離太原奔走道塗末由躬詣台屏謹奉前啟上賀并承問起居伏惟鈞慈俯垂覽亮

又

某未離太原傳聞中使齎詔至潁昌促相公入覲固知相公還廟堂又知必固辭而亦知辭必不獲免也繼聞相公到京師小民觀者如堵咨嗟嘆息如元祐之初見司馬温公之入朝則亦知相公辭必不獲免也既而聞

入劄子懇辭至于三四詞情確至愚智感動而優詔不許日促視事蓋惟無心于相天下者可以託天下若相公者可謂無心矣此固主上欲得公再為宰相者也即日伏惟總攬機政鈞候萬福未知參省之期伏冀體國為民調護寢餗

又

比聞中使到潁昌台候微苦泄利留三日上道至京謝客皆云雖已康和猶少力也路中聞北來人言常請見

起居如平常氣貌亦充乃知輔相之地神無所不擁護
況小疾也再冀調慎食飲減節人事以副宗社蒼生之
望

又

近遞中蒙賜鈞翰奉承感激不任下情氣序清和恭惟
偃息大都鈞體康福某營職區區未知何日請侍瞻望
門屏乃心飛馳伏願早還廟堂永庇中外惓惓之禱

又

近緣賑濟事再往河外與諸詔使相逢具道體量本末

云云殊不類京師所聞刼掠之數近止四千上下見湏收

捕在城寨見賑濟之人幾三萬口亦嘗見帥司行遣曲

盡事宜繳進奏數紙雖欲彈駁無下手處伏恐台慈要

知詳悉某初有去就之意累月之後晉相亦加禮貌今

雖不去可也自領鈞翰即問之但言計未決且少俟及

今終未有定論然以愚觀之姑留太原為是台慮所及

曲盡續更禀覆次

又

去冬遣人奉狀至漢東請問起居今春人還領所賜書教感戀之餘方欲脩狀再附遞漢東忽聞相公有湖湘之行神情惝怳逾月不定欲急遣人至漢東竊料離漢東已遠仍未審出陸直至永州為復中途改作舟行欲宿留見謝表遣人奉前狀去而郵吏至今未曾報到朝夕懷抱不寧謹專走此介至左右參候動止仰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區區引領之至

又

不審自漢東至零陵凡多少驛水陸登涉之間台候何如到日已及暑月蒸濕之氣必有過於漢東所居如何稍軒敞即於起居良便若無如此居處聞零陵木植至易得雖旋營造門下之人亦不當憚煩也食物定無好者羊魚鵝鴨魚鼈之類計與近北不殊常膳之間不至闕事否或謂大江在其旁雖熱而無瘴癘北方藥物必須曾備辦更望上為宗社精加擁護滌慮之私雖日夕

形于寤寐而無分毫可補左右慙恨區區殆不可勝言

又

恭惟某官忠貫白日道合神明平生以退為進而處遷謫乃為常事但高年舊德復此遠適門下之吏豈能不傍徨繫戀慮飲食之間有所闕也

又

昨人還領所賜教始知相公目疾終未平私心憂駭無已然欲急於痊復不若任之不加治療則於台體自然

寧固昔歲見州北李端願少師患目一切任之不治康
疆二十餘年李少師生於富貴綺紈之間獨達於此一
理年壽永究亦可尚也欲望台慈籌採其說

又

十一月中人自零陵還伏奉所賜誨答仰惟門下眷予
之厚豈勝感激即日冬杪苦寒恭惟燕處暇裕鈞候寧
固某待罪于此養痾苟祿南北阻遠復以職守所拘無
由躬至左右日夕引望惓惓想戀而已敢冀上體宗社

調順寢饔愼固生理以符故吏畢誠之禱

又

迯遠門牆日久南望區區每深涕戀比領來誨方審某官到零陵台候動止之詳下情頗以慰懌伏審寓居佛寺而食止有烏羊肉故處飲膳之間大敢可見但服習其水土而居之久當與初至有間更乞頤神味道以副松喬之筭

又

比人還伏蒙遠賜永細柳布各一端謹已拜領然相公方此燕居之際猶念及門下吏有所沾賚則感激之私倍百于常品

又

昔歳嘗遊宛丘知其事簡客稀有醫藥陪京作鎮最為便且佳也竊想某官未還咼席之間良亦樂此某之病力過歳以來猶覺難於勉強如決不能任事終當冐瀆朝聽丐東南一郡因有參侍之便不定也豈勝繫戀

又

某到河中始知名閭之可樂徘徊登眺想見締構之初也詢諸郡人皆能稱道當日之事遺德餘愛至今藹然則某被任使于此猶切兢兢恐辱門下也

又

昨待次清河上狀輙蒙誨答仰邀台眷愈久益厚感惕何言冬候凝冽伏惟閑閤鎮治鈞體動止寧固某七月中離河清九月初抵華原領職以來區區自遣瘠寂門

下悵無羽翮得至左右東望引領殆不勝惆悵依戀之私謹遣專人奉啟參承起居伏冀順令調護保練太和還都廊廟永庇中外下情虔禱不宣

又

昨待次河清本合一至左右參省而不克前者想惟台慈亮察其所以然某到華原已兩月矣雖非孔道然由京兆入鄜延徑路也亦連有使者經過及應副緣別造作與差撥稀得暇日至于吏民豪健輕生尚氣雖不免

酌情麗法而每念前書教撫之意不敢純用刑罰有餘惟務省事兾免罪戾而已伏兾裁察

又

即日氣序正熱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比者伏覩制下寵還舊秩就領宫使以為圖任之漸中外歡忭如慈父母在遠而得歸其子之喜亦不過于如是也竊惟某官以忠義世其家者四十年然後以道德入為聖朝之宰相天下誦其言者多矣受其賜亦至矣人心反側兵草未

休聞公在位即遂安堵無事則信于天下亦久矣雖白首失職處閒僻之地而乃心王室憂見顏色悱惻永懷不肯隱避以至冒涉江湖謫居蠻徼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為公出涕慨歎當食忘味者三四年矣則今日之還天下之士如慈父母之在遠而子喜其歸豈過理哉而況某者出入門下既久受知遇亦深方公在位既無一言一事以為補及公遠謫又不能出毫分之力以濟艱難今天子明聖為宗社之計還公于千里瘴江之外

非忠貫白日道合明神而能至此乎則某之喜也反不覺涕泗之橫集蓋與天下之識與不識而喜公之還者又少異也伏乞加調眠食以當長道之暑早復首庸之拜則天下幸甚

與呂秘丞

去秋苟存殘喘還朝後會見諸親舊而子進惠顧旅舍甚厚此行特承飲餞于遠郊之外契愛之深感輯無量中間間進職蘭省欲併寓一牋叙謝賀兩意而公私殊

迫肁于目前至今纔得畧具所欲言者惟冀恕亮而已不審入夏以來體力動止何似復當暫出至汾右輟暇奉啟勢無由詳盡區區之私更俟後狀也餘望保重不宣

又

某素不善飲而應之每引以為比昨承出餞困于餅缸蓋都不記取别時何如行至中牟問補之言嘗置手于汲器中坐皆大笑自此應之應不以為比

上蘇相公

遜遠左右積四五年中間解官河府與初到華原兩附便人并郵置拜狀起居竟不知何日得徹鈞覽繫戀門下惟日惓惓夏令已中恭惟懸車優游台候動止萬福某假守區區幸免如昨末由躬侍杖屨仰覬上為宗社精護寢飯下情無任南望引領之至

又

伏審相公以成功盛德樂就燕閒抗章累年至於十數

竟回天聽獲上印紱高風大節足以激貪懦而厚天下之俗衣冠中外所共歎息而見於紀述顧如疵賤慶抃尤深謹奉前啟以叙萬一之誠更祈保御太和益加調護龜齡鶴髮永對太平幸甚幸甚

又

近者竊聞安車暫至太傅官守不審即日起居履味何似仰惟燕處從容德宇泰定數千里之遠寤寐門館而恨無由至前少侍誨欬乃心眷戀飛馳而已

與吳舍人安詩

某啟不審居浮光漸久為况何如食飲風土果亦良便否某頃年離河東及昨過衬𦤶後凡五請郡矣比自春鳳移永興等路宿留潞歲然後聞虢州之除惟洛中去虢最近而又避人事日廢之廣遂泊家河清後雖易不復遷徙五月中至新鄭會葬先兄𡖖仲三月中入洛幹問兒女婚嫁數與相之相會遂買田潁陽山中異日嵩少或可築廬此間居之所得也相逢千餘里因風眎教

至華原以慰飛馳之請乃所深望

又

去歲在關中一奉狀繼領所賜手教得聞居浮光動靜大以慰釋其後公私多故忽忽至今殊失請問左右愧悒何言即日大暑伏惟尊候萬福某比蒙恩守虢繼改華原昏爲善邦出于忝幸待次西京河清縣逾半年矣中秋之前當遂之官未知何日得一見顏色乃情區區非筆下可以盡布惟冀燕閒倍加寶練副此祝望不宣

與薛嗣昌

昨到永興䕶遂言面豈勝欣慰稍間賢誼良深企詠溽暑想惟公餘動履清適未復披奉惟希良會自愛姑此為謝不宣

又

遞中伏辱惠示音問荷意殊深承行李欲至秋涼暫過蒲中深所望也即今當出歷鄜延回日必遂占見鄙情深以為慰

上王仲至侍郎

拜違左右已再見東序向仰門下之德雖寢飯不忘即日伏惟卧治優游台候萬福鼎自秦鳳移東路率常奔走在外而又私門多故不成情況稍踈治問起居何勝愧悚尚冀圖敘其罪以待異日餘望持護寢興還即大用下情惓惓之禱

又

不審歷陽風土飲食醫藥亦稍便否仰冀足以衛天和

而固生理也昨來省部為屬適在下風辱庇存而蒙教誨事非一二因得脫於罪戾其感無窮某目昏臂痛如昔關陝少醫藥而多川陸之勞良以為若止俟滿一歲即乞東南州軍冀蘇病力最承眷憐恐欲知別後之況敢貢其畧

西臺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臺集卷十一 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吴烜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熊之書

西臺集卷十一

宋　畢仲游　撰

尺牘

上劉莘老相公

去歳蒙恩自陜遷移守虢州繼復易耀待次中久疎進記閤下卑情馳戀雖寢不忘即日隆寒恭維燕處南州鈞體動止寧福某比已祇赴官期九月初交割郡事苟

祿養痾勉盡心力而已無足賜念者未有參侍之便仰
冀順令調護保御太和無任南望引領區區之私

又

去歲自河中府遣人門下請候起居蒙其官台春還賜
教筆曲示記存銘之心腑未嘗失墜比欲候到今任再
遣人詣左右未離河清間忽于李宣德處領孫朝散送
到正月中所賜鈞諭仰承顧遇愈久益厚其感激何可
勝言不敢悠悠附遞請謝故先作書稟問伏望台慈亮

祭

又

某待罪關陜甫及蒲歲即具累年誠懇剡奏乞求南一州奏封未到闕聞蒙恩移守三堂今春易帥皆爲善郡出于忝幸然方離關陜之時四顧無所之惟洛城幹開婚嫁良便而又欲避日貴之廣遂退居河清間入洛城由此頗得繙閲自學爲文以來草藁有詩百篇欲求斯文之主而投之少見區區固陋之所存且丐一語以發

平生之未悟者則舍某官將何之謹繕寫成一卷隨書上塵几格如蒙燕閒無事曲賜觀覽譬食野人之芹而留漿家之饋或可備庶羞飫之末品蓋已幸矣斂衽就丞不任愧懼

又

中間人還伏蒙頒賜大小箪各一瑩滑藏節乃西北稀有之物况某官所以惠及疎賤非與他物等謹寳而藏用之不任感激

又

恭啟因此般家人行輙敢附上羊犯四枚雍酥五觔咸陽水梨五十箇河中五味煎七觔以關陝土毛無他物又去人艱于負重故尤抱輕微浼瀆之恐伏望台慈亮其誠而赦其罪

與陳伯修學士

自去歲解官雍部即待次于西京之河清縣一向居閒之便百為皆廢遂踈請問左右但積向仰之私冬候凝

寒伏惟布政之暇起居萬福某比及代期即挈家至華原任所領事已累月矣東望館舍道里甚邇而莫遂造請惟冀體國加護生理别須顯拜區區之禱不宣

又

乍到獘邑隨分公私多事久之方稍定疊故雖相去不大遠尚未遑請問敢謂契愛之厚首墜教筆佩服譙眷但深愧悚高才碩望乃兹屈臨支郡士論所鬱諒朝譽益隆行聞褒召峻陟華要解涖事簡民淳卧治之餘想

多燕適想望無緣一奉教語不勝依戀

與司馬學士

嗣承書教一得附遞上問起居繼以公私多事雖有區區欲布之左右而力有所不及甚可恨也即日不審自經祥除孝履何似杲奉親官守如常末由奉教敢冀衛重下情致祝不宣

又

待罪府中初無補益欲去甚易而以嫌留此者餘歲嘗

恐見絕于君子之門每慨歎也近到鄭州焚黃見田明之頗聞公休動止之詳外除當遂還朝乃士類之幸益有望於左右者矣

又

向于令兄處領所賜先丞相温公墓銘及行狀前書已嘗附謝萬一更辱索向所撰輓章遲遲不敢附上者蓋有說也今事日遠矣謹繕寫寄呈惓惓之私畧在其中矣伏惟亮察

與晁學士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比到汶上以守憲留闕兼領之又偶有過往紛紛已甚故雖懷仰道義日欲奉狀請候而應辦目前遂成稽緩既悚且愧不易盡言也即日推遣職事幸免末由晤集伏冀上為朝倚精加保衛以成大用區區之禱不宣

又

某到官守未幾遽中伏辱教筆累幅存撫之厚見于詞

旨玩味感戢雖寢飯不忘繼睹進奏院報狀恭審有實録檢討之命繼又聞有史院編修之除二者雖未知的然良史才難今遂屬筆于無咎有識之士所共喜也久抑而奮此特具階爾俟問不次之拜别修賀于左右伏惟諒察

與致遠學士

昨者還臺復供職館中與君子際會慰幸無量别來逾年而問書不時至左右非曲加照恙未易免責也氣候

凝凛伏惟尊履動止康寧方遠誨論謹奉前啟承問兼

布區區餘希保衛早登華要不宣

又

去德滋久傾慕殊深中間得履中學士書頗聞別後動

靜并封示一簡乃知長者常有以見存下情感仰沈令

文字過年即發文學吏事自可愛河東別有斡幸垂諭

某行日蒙飲餞于啟聖領意之厚感戢不忘而修謝後

時惟有愧仰

上李少卿

夏序初熱伏惟起居萬福某才到東部值鄆守與西路憲車皆闕官兼領其事頗紛冗多故用是未克奉狀請候門下敢謂記存先枉教筆兼獲近聞近日動靜豈勝感慰未由參晤伏冀體國加調寢饔以副大任下情區區之禱不宣

又

積年之別未得一奉教語瞻馳縕結晨夕不忘比蒙記

曹之問尤深感仰某以蕪局多故苟應辦目前未修謝問已承拜命典領禮樂之司寄任清要前輩公卿多從此塗出竊欲併寓竿牘敘感致慶而偶朝吉取索財用匱乏之計文書填委已過期限而提倉司會議本州役法亦甚敦迫因此遲徊重成稽晚之罪尚兾仁明有以亮察而已

與王元鈞轉運判官

平昔慕服之私無以自見昨者幸會得聯所事于都部

乃蒙眷存如舊相識深荷照亮因得展盡鄙意于左右何樂如之第游處未久遽爾闊別復深以為恨爾即日伏想榮奉太夫人外眠食增勝某前月二十二日入閩六月初供職文書衮衮更覺無補于外日以為愧使事雖劇有暇時可貶教否豈勝馳情

又

解罷後以文書俗冗之多稍成遲留屢蒙旻犒雖辭之而加厚感悚何可勝陳行日又蒙雨日出城至汶陽館

留連豈淺拙不似者所能當耶潛夫運使必已至東州到京以來朝見未克請謁及見罷稍空欲往而已出城即行遂阻會見深恨東州屢易守而竟得岩起待制為帥儒林老成民必受賜矣逕吏計非久到京近日除授宜先此書皆聞之不復一二具陳

又

某自離汶上雖在伏中然晚凉方行食時即下程日色炎摑之時或偶驛亭或偶僧舍不甚困于暑暍到京未

居上櫂泊城東定安寺始覺大熱真若坐炊甑中寢食幾廢都下以為十數年間未如是之熱不知别後汶上天氣何如莫亦異于未别時否然廨宅寛凉自與京居不同矣元度之母疾雖决知難起然不謂如是之遽元度計已護喪東歸哀苦中之况殆可想見也已作疏徑往淄州慰之尚未聞除新官附及

入

拜違左右已未逾月區區悵戀猶如初别之時秋暑未

解伏惟起居清福某自到京困于天暑形神疲病幾不能自持今稍定回思汶上之遊恍如一夢引領高誼何勝渴饑未知後會之遠近伏惟嗇神養和行聽褒召下情祝望不宣

上王尚書

不審近日台候履味何似濉陽當舟車孔道民物繁庶公臨莅日久益簡而多閑閣之餘諒多燕適某愚不肖承乏于茲忽已逾歲州治本閒僻少事偶今歲關隴大

旱境內比他處尤甚夏災八九分秋復霖雨百餘日如
賑濟事時時並起非一無復閒僻之況殆其分也

上修史承旨

近者舟御經從泗上獲奏請謁遂得欵侍誨言累日感
激慰幸併集下情氣序漸熱恭想還奉禁嚴以來台候
動止萬福某區區營職在外實由庇賴苟免于罪戾初
遠言侍日夕馳戀伏望順護生理延集洪祉就膺廊廟
之拜以慰中外遠誠惓惓之禱不宜

人

某官守淮甸因緣幸會得于道途望見顔色非特大慰累年濶别門下之情而更蒙感念疇昔疑以舊言結戀依仰之私雖寢食不忘即日恭聞大旆到闕日奉玉色于燕見之間恩眷尤異宜遂入輔熙辰大快人望竚聞除音之傳别當馳賀記室遞次謹奉前啟附承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人

自拜違舟次之後某遂離泗上途中遇濠倅林通直士所賜教意累幅詞札粲然尤體眷予之厚收置巾箱其感無窮是時竊料方在中途故約大节到闕而上比記今想新命匪朝伊夕當繼奉竿牘以助在堂之慶伏惟台慈加察幸甚

又

伏審還長鼇禁進讀經闈鼇正一朝大典舊物前放赫然而或以為未足請賀門下蓋知大任之在即為可賀

也孤遠無似之人遂將從士大夫之後想望賢業而永
託帡幪之賜至幸至願

上范彝叟右丞

季冬極寒伏惟鈞體起居萬福即日某蒙恩營職之初
區區幸免末由參侍伏乞上為宗社之重對時順御永
鎮廟堂卑情惓惓祝誦之至

又

比者恭審某官以世德之盛與中外積年之人望進居

廊廟光輔聖時調制所傳輿情大快宣特上心之倚重足明政路之闓開天下幸甚有識幸甚

又

睽違文館屢更晦朔去歲冬抄再奉啓狀請問記室爾後無事不敢屢進竿牘以浼聽覽其如區區傾瞻繫戀之誠無日不在左右即日氣序苦熱恭惟鈞體起居萬福某承之淮甸仰賴蔭私以幸免于罪戾未由叅侍伏覩上爲宗社精調寢餗垂副中外依歸之望畢誠且祝

且頌無任惓惓

又

伏審某官被膺制命出鎮北門暫辭機務之繁以就居閑之佚忠貫白日道合明神進退之間其必有道某限以官守在遠不獲從百執事攀辭都門之外引領行旆神情飛越謹奉箭啟請問起居兼布私誠萬一伏惟台慈附賜亮察

又

伏蒙指揮編次孫家文字仰辱誨諭再三不敢以久棄筆硯為辭但適以夏初出嫁之女子閒居窘困之中勞冗久不定疊緣此稍稽上報數日來始撿閲所附至卷冊不出秋間定得附呈左右先望賜察

又

三月末間于監税宣教處伏奉所賜誨翰上體眷意感激無已一向欲宿留所編次文字畢日復布竿牘門下而偶以私故冗迫寖成稽緩下情豈勝愧負不審涉暑

起居之況何如恭想燕處超然神守泰定遞中謹奉前
啟上問且欲少布區區所欲言者仰惟台慈俯賜亮察

與歐陽學士

某啓自叔弼學士兄游浙江及還東潁數年之間都不
曾奉咫尺之書蓋交契之舊與精誠之相與知彼此不
以書問為事也區區勤仰老而益深即日初冬伏惟尊
候萬福某壬午年從淮南罷免歸汝妻室喪亡又徙足
河陽留滯五年而後還汝今又五年矣其間兩嫁女三

為子娶婦喪次子于均州又喪次子之婦於西京行年六十有五門中大小三十餘口薄田在潁陽與汝州宋開叔守汝時不進尺寸成何生理然亦能任之不置不足于胸中此恐叔溯兄欲知者其他種種不足道惟冀順護眠食時惠音教以慰千里想望之懷不宣

又

不審自還東潁起居之況何如伯和仲純季默位下昆仲與叔溯令嗣各守任何處今各何官也宋開叔寓居

在彼必日夕過從中間得呂原明書頗能道叔弼自浙江還動靜原明請宫祠無報欲謀居陽翟去汝不遠此甚望之曾得近信否紀常子進捐館已久矣孫元忠卒于鄭里大可傷惻其子有疾後事可知也子進諸子丁内艱在此時時相見口衆頗苦不給生事未定疊亦恐欲知

與韓循之學士

竊惟丞相儀公雅言重德士大夫之所視效天下之所

誦說雖都元輔之尊更夷險之變而色不形于外心不動于中其謀議之安國利澤之被民如兵家之善戰而不見其智名勇功之所在非老于文學者孰能紀次而蒙循之不鄙記及淺陋迂拙之人而屬之筆雖欲固辭而言已在前豈勝愧恐但某自失子之後目昏體癯心思彫落年齒衰淺舊學百不記一未知終能仰副大孝之誠否也伏惟尊慈

上范德孺侍郎

三月到汶上郎嘗修狀請候起居而竟不果者雖云多故亦難免稽緩之罪愧懼瞻戀日夕馳情秋氣向中伏惟台候萬福某昨承乏山東意欲久留而遽蒙恩召還省為郎官見未可期惟祝順固生理早膺丞輔之拜以幸天下西望惓惓不宣

又

不審改臨關輔以來鎮撫外起居何似伏惟忠義著于朝廷威名暴于種落還帥雍部討于雅懷遠識無不足

者某之在省部無補于公家而于私計非便俟過大禮郎郤當請外若得近西一州經從大府少侍坐末然後託庇宇下以竊食私願如是數日而待之也第恐聖上眷求宗社想望拜輔大政不容久畱于雍爾

又

凡所賜諭委曲蓋嘗如是思之恐非豫定也但高居味道享松喬之算而不累于事自是人間難有之福然事之去來本不由巳若功名之會當在晚年則公雖欲不

累于事何可得耶文周翰侍郎拜命之後一對遂留京師門中大義因以獲伸其季亦得峻除計周翰一生未有如今之亨快也然郤遽嬰中滿氣急之恙致妨語言世之人有喜甚而得疾者周翰豈類此耶今必已向平矣

又

昨在京師衰衰多故僅得一再造詣門下違奉誨言忽已七八月矣居閒寡便多不知外事因成曠息久不附

承起居悚仰愧戀豈易勝陳即日冬杪極寒伏惟鎮臨
關輔台候動止萬福某待闕中之闕於汝州推遣伏冀
上體宸眷之重精調寢饗早膺柄任畢誠惓惓不宣

又

比審出鎮河内又聞保釐洛師又聞易帥瀛闕又聞鎮
守雍部逐次皆以閒居不知外事比知已後時竿牘之
問每每不獲至左右可愧可恨深矣比得西京親情崔
豫法曹書始知旌旆過洛之雍部已久而蒙愛存不異

平昔委曲問念如憫其老而無成實大感激伏惟撫封之餘經畫素定阜民利國藎跂而望之自闗以西想已蒙惠渥不淺矣寓居於此無由舉動一望見顔色何勝引領向戀區區之私

又

某去門下寖久蹤跡不定而眷存不異故敢試以私懇遠賣於左右耀州淳化知縣董戩者某向作河東憲時戩在絳州監錢監已知其為人某守耀一年後戩改官

來作淳化令乃誠廉勤樂易於公家孜孜不懈有足取
者遂復薦之然淳化至僻部使者之所不到今行將官
滿因緣冐聞聽覽之末欲望更加採察特輟一升陟文
字成就之使異日破筋絶骨自效於門下實某之至願
雖公總統一道州縣官吏震畏之餘幸公一顧而收採
之者比比是也而某於千里之外託書詞以薦戢非恃
公薄知某而憐之其敢如是耶無任引領俟命之至

又

前日覩報狀中所傳除目伏審宮使龍圖侍郎寵膺休復之命還践禁林識與不識者皆相告而歡慰則老於門下者其歡慰之心宜何如耶在中外之士有以生民為意願朝廷於老舊之間圖任得人者其歡慰之心又宜如何耶第恨匏繫於此不獲同許下搢紳稱慶於門下亦不敢作四六啓賀仰煩記室裁報而自取疎外輒恃舊眷直露情誠之萬一伏惟台慈亮察

又

某禀賦在強弱之間而中年以前昧於生理又多疾病故公頃歲尹洛之時某年纔五十于斯間侍坐輒須以屛風閑之虛弱之證也自度不能久長遂漸學調養治醫藥行氣導引以度歲月因知世間繁累之事損多益少漸而踈之以便生理故自淮南罷歸之後杜門無營專以調養醫藥行氣導引為事業雖不能如此期亦薄似有效故在河橋汝海之時人皆以為貌與年不相稱飲食筋力亦未苦衰減而斯月與人聚會於空堂大室

之中亦不須用屏風遮闌前歲來赴留臺人亦謂其如此而洛城當東西孔道留臺雖職閑無公事而朝謁禮節之勞數倍於昔年人事應接與非泛送迎皆非昔年之比飲食之外如醫藥調養行氣導引皆有所不暇重以門戶多難一歲之中內外之喪四五人即今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時有錯謬左臂無力冬月涕下不自覺知大非在汝孟之時比雖云年逾七十而亦洛城擾擾全廢調養所致也已令兒子於穎陽所在舊屋之

外增葢二十餘間小屋約三四月之間復丐宫祠以歸庶得專一調養雖不敢望如舊庶得更延殘喘三四年了老年未了之事但公復居禁從圖任在即以某遊門下歲月之久過慮有人問某姓名及筋力於公者願公對以目昏耳重聽心識健忘語言錯謬左臂無力渉下不自覺知則於某歸頫陽之計便矣于暮年調養之方宜矣近作劉晦叔墓志輒假楊壞大夫名字者葢實不願姓名復在人眼底也今則又甚矣併望台慈賜察幸

甚

與李門下侍郎

仲夏炎熱伏惟鈞候動止萬福伏自今天子即位起一二大臣在外者入輔出政而某官以宗社之靈還位左省制命疾傳大快人望豈特三執機政天下之所倚重而儒林舊德行將正位廊廟別膺制作以趨太平中外幸甚人物幸甚某待次在遠不獲造詣台屏謹奉前啓上賀兼此承問起居下情無任區區想望歡忭之至

又

去歳歸自吏部授閬州闕還汝待次時某官將官洛師一得奉狀請問起居其後以在孤危隱約之中百為皆廢故亦不敢屢修竿牘以玷門下私心惓惓豈易勝布

上賈明叔侍郎

久違門館下情瞻馳結戀幾形於寤寐而竿牘之間累年不至左右者誠以某人在朝衣冠道否舉足有罪出口成獄方公棲遲於江湖之上而某亦屛處窮僻寄命

他人含糞土而苟活知無益于左右而不為也諒如某者非一則門下之義亦有以諒之而圖赦其罪否即日春序極暄伏惟台候萬福未期造請之遠伏望調衛寢饔早躋柄用遠誠懇禱不宣

又

去歲累聞休復之命更審異恩亟升法從即當上記以助在堂之慶然人在窮約而不獲伸區區之義既利且達矣而竿牘之問先至則尤宜得罪非専如此也自去

年以來道路奔走移易略無定日期以到官具述前後誠懇贄於門下以自贖敢謂眷存不異平昔遠枉書教以候問其死生開緘申紙駢發於面展讀三四意定而後感激惟是拙戇之守甘貧忍賤百為俱廢偶全昔日之蹤跡再望大君子之門庶幾未賜誅絶之罪其然乎其不然乎

上周翰侍郎

前年間歐陽叔弼自吳中歸頗後嘗以書寄便人至頗

問動靜得其回書云老年諸事不復論惟近失一六歲孫兒情懷未能平其他來問某家事甚悉殊喜其康强後聞其子調官得西京永寧縣是見闕叔弼必隨其子之官音問近便亦有可相見之地故不復作書豈意文旆到後已屬疾只數日遂奄忽可痛可傷可駭公之書言初雖病猶能握手道舊後三日遂化去不知是何疾豈醫者用藥不審陰陽差錯而至此耶叔弼前所回書深嘆子進元忠作昔人今叔弼又自為昔人矣傷痛之

外是真可駭也其孤未長成時識之二月扶護來新鄭則今已不在頻矣當探候使人至新鄭就近祭奠而弔其孤但公守頻有西湖而失叔弼能無悵然

上王子韶侍郎

伏蒙手示遷從二賢堂本末開緘伸紙口誦心服至於嘆息而無言昔曾聞文簡公開寶中為濟州團練判官而王元之為民家子年絕少偶以事至推官廨中文簡公知其賢留使治書學為文久之文簡公從州守會後

園中酒行州守為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文簡公歸書其令於壁上元之竊後對甚工亦書於壁上文簡公見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原注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元之寖有聲後遂登第進用轉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元之已為舍人其詞元之所行也世以文簡公為知人其後元之謫黃州文簡公亦罷翰林學士以兵部侍郎知潞州則立朝行道又可知矣此濟人所以謂之二賢者也然二賢堂處非其地宿昔所患

乃遇太常少卿學士鎮守鉅野慨然想見其遺風特為改作立堂於宣聖殿側遷二像其中春秋配饗郡人大喜非宗工鉅儒樂與二賢同道者其肯出力以慰邦人之望如此乎則兩家之子孫雖不振宜如何論報以稱盛德伏惟亮察

上呂侍講

長夏酷暑伏惟尊體萬福某居汝以來又已四年汲汲了婚嫁今春方畢惟是交舊阻遠無由合并而思向門

下中情耿耿尤深且劇也偶遣人往潤州尋問蘇家女子消息道過儀真恐籃轝無出入且在令嗣官守因奉此狀然遣人之意猝猝故書詞不能盡布惟冀順時倍加保重

又

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交舊阻遠不得合并固常以為恨而元忠學士為交舊四十餘年汝鄭相近時時通書而感疾止數日遂至長逝合并之望獨於元忠絶矣痛可

知也恨可知也想惟聞元忠訃追往念舊慘愴尤深奈何餘皆未暇及要須他日會面始可索言此心仲益通直昆仲在制中皆康時往見之一向居處爲人動揺不定疊今卻定矣乞知

上門下相公

自違材館累更時序内惟官閒位界與公府禮絶是以不敢時奏記通下執事心係門闌無日忘之春晚暄極恭想論道餘裕鈞體動止萬福某竊禄宮祠仰繄埏埴

之力以免填溝壑瞻望屛著趨伏末由敢冀順含天祉沖用太和永乂王家無疆之休卑情且祝且頌不勝惓惓

與范子夷

向知車馬已入京師上三侍郎問狀得侍郎批云郤已還洛中不識曾轉附呈否入夏末熱伏惟足下起居清勝眷愛兒女並惟康寧某待罪于此事屬過分而在公家無補私計亦良不便材力單少不能任本路之事一

也河外邊報未息日與漕臺辦理錢穀孤迹逾差二也子弟無所從學將成扞格三也僻遠不能了婚嫁四也居大府之下種種難處五也欲俟賑濟與應副泛差軍馬糧草了當秋末冬初具誠懇于告朝廷丐一偏郡不知是常事耶為復未免也試此諮度公以為何如未卜會見之期馳情耿耿餘冀保愛

又

凡前書所載不復具道昨留京師必屢會應之文潛為

況各如何聞通鑑已有賜本不知板只留閣下為復送國子監與諸書印賣恐子夷知爾買正之必猶在鄭下待次纔一通書何日當赴與元耶料其美材必别有差遣

又

自子夷侍行東去某之職事亦冗新帥到後決日遂行河外道路艱險風雪寒苦雖昔年從軍靈武亦不如是極也比歸妻室卧病已逾月幾不救玉汝相公臨行一

醫官粗可用調理久之方差故雖請問留守相公啓狀亦因此後時然聞子夷已入京且作子黙書即日極暄伏惟起居清福美授定在何處想非久出都未知再會之期東望耿耿豈勝馳情伏冀倍加保重垂副欽祝

又

昨到太原欲與子夷昆仲為期月之遊而不累旬遂相别恨悵之私今未忘也師載近方意思定疊可以且居此矣應之文潛必屢相會皆以多故未曾修問至愧舍

弟服闋復大病去冬方至京迄今未聞有所授奈何有可誨督者而語之可也往聞子夷車馬且留京師别上狀次

與范子默

久不作子默書正以許汝相近得聞門中起居康寧則老年更不復以書問往還為禮故也豈謂伯氏子夷文林感疾遂至大故聞訃一哀涕淚不能自禁驚呼慘痛之情言豈能盡則子默手足之間痛可知也奈何奈何

初見令嗣與寛之書中别紙所説已大可憂然同寛之走人附書問候之後猶十八九望其痊平葢子夷平生吉履操行無瑕事親無所不盡仕宦雖未通顯而忠國愛民之心已見于行事又所歷患難險阻皆他人所未嘗經天若祐善及好惡相拚則如子夷者豈有不得七十之壽而遂亡乎及附書問候人回子夷疾竟不起知天理人事茫茫不可攷究累日飯不知味行不知所止然忠宣公門戶至重今日仰望先在子黙千萬抑哀忍

情無過為悲傷以損天和至禱至禱

回范十七承奉

某既辱書文如右又承惠示長篇詞意兼麗非癰無似者所能當故讀之已盡而復讀之至于三四而不倦也某治平中在陽翟學詩于靈泉陳子思是時年與足下今日相若論其所得纔能操觚從子思之後何敢望如足下今日之作也可尚十數年來齒髮衰殘更事亦多舊詩數百首悉焚去擱筆不復論詩故雖辱厚意稠疊

而無由追和以見意但知感刻愧歎深藏而已

與劉朝散

某頓首區區愧恐之私與感慙之意畧布之右方不審即日貳政西州寢味何似某去歲三月中喪一子乃藉以克家者老懷悲傷已甚而某年七月中又嘗遷奉力不足而心勞復困于暑遂成大病癯不食而發痛于賺脅之間洛醫治半年無效生意盡矣適遇今卭守史載之經過託渠診候處方遂能判別病原服其藥數月方

似痊損又數月纔能執筆今猶有一二分餘證也故承
枉教之後幾歷二時方敢詳味教意剖謝萬一而至今
方成書附上想憐其老病而恕其逋慢之罪則可不爾
無所逃矣書到計已秋涼惟千萬保重不宣

與劉仲馮端明

中間附竿牘請問門下尋蒙台睠答賜誨翰所以撫存
之意甚厚區區感激良難具言即日氣候炎溽伏惟鈞
體動止萬福未請侍間伏望上為宗社順護寢興下副

惓惓之禱

又

不審近日寢味何似側聞舟御取道東來已次泗上方暑遠涉竊想遵養有道鈞用冲粹始謂非晚道楚而南遂可造詣行府少布積年之區區今聞郤欲泝流至符離出陸復未知請見之日何勝悵戀藴結之私

又

違去門下歲久竿牘之間缺然不至前者亦有年矣而

精誠之往不間遠近雖一飲一食未嘗忘之葢嘗在左右也即日夏序清和伏惟燕處東州神相萬祉某年五十六自淮南罷任而歸今六十有七到汝卜居遂營菟裘之地日前諸况粗免溝壑有顔承議者長道之子也偶以事至汝今歸赴官登州當道過東沂故託附書啓參問起居伏冀為國與民精調寢饗以永松喬之算副中外士夫祝望不宣

又

伏聞宮使樞密端明自寓東沂以來台候康寧不異平
昔生民雖不厚足以補一歲之用居處之地雖不廣足
以待燕閒之逍遥想台抱泰然無事第不知造請居下
與之晤語者何人奉杖几侍齋宴從琴趣奕旨者何士
若某者迹遠門下雖久而迂陋戇拙猶如二十年前引
領東望恨無翅翮飛去隨公之側爾前歲以事過頴昌
見范德孺侍郎無恙舊嘗苦臓氣不固今已良愈矣京
兆張芸叟侍郎亦每聞動靜或云自今歲來飲食差少

于前日似有脾疾亦未知其的恐欲知其他死生契闊

與在江淮之間者公必自聞之更有餘誠言不能盡

與呂觀文延帥

仲冬嚴寒伏惟鈞候起居萬福某頃在熙寜中同先兄舍人應舉京師而出今浙憲學士榜下嘗獲請謁左右殆今二十餘年假守山州適值某官再帥延安撫定邊圉道途謂遠則日聞起居動靜或時捧教檄以從事謂近則無由造請門下以緣積年睽違慕用向戀之私故

敢自比于下吏奉竿牘以布請問之惓惓伏惟台慈俯
垂亮察

又

不審近日鈞用何似竊以盛德遠業冠映當代而論議
訓猷誦于天下人之口宜魁廟堂以福休多士而為斯
文之主尚留方面總領邊吏豈以中國無犬吠之警而
西顧之憂在今日最重乎鋒車之召旦夕可徯佇聞爰
立别奉啓進賀于門下非獨某之私誠行道之人均有

禱焉

與林顒謨

自頃歳承乏淮甸公起治蘇州邂逅會于山陽距今十有三年矣自山陽之後公顯列于朝政位深嚴而某罪戾屏處喪妻亡次子患難流離茍活以至今日則書問之不通于下執事諒公察其非忘門下之德而知處勢當然也今某蒙恩出籍已數年近復蒙恩除西京留臺待次汝州漸齒仕塗故方敢作前啓布私誠請候于左

右懷舊感往恨無趨翔陛公之前也伏惟幸察

與林材中大夫

昨者備員府僚得從材中之遊若天幸然而復過辱顧念每蒙教誨之益使免罪戾何感如之違奉良久而思仰德誼想見顏色邈若旦夕之近臘候若寒伏惟須政多暇起居集福某近以目疾丐罷府事蒙恩歸館猶累鼓司即日侍親過城東諸況粗遣末由會合惟覬調順眠食行復使軺區區之懇不宣

又

昨車駁留城東深頋少卜邂逅而辱來諭遂不敢前至今悵仰無已也近傳材中謝表方審善達治部暨眷愛郎娘萬福殊以為慰士大夫皆言謝表得體恐知某昨在府中累足于疑謗之門幸得善免近日得請歸館若在數月之前則人又以為會稽而發爾惟荷材中照悉故間及之弋陽郡事如何土風人物有足樂者否右司近緣公事至省中見之甚康亦話材中動静區區不宣

慰劉民質昆仲

某從先吏部游久矣蒙知之深辱念之厚逾三十年頃歲先吏部將漕關中某謬得待憲本路先吏部作大漕于東南某亦承之淮甸及至晚歲又同歸于寂寞之鄉今先吏部順化于大耋之年而某亦行將七十哀往念舊情何以堪走筆及此不覺涕泗之横集也不審只于百日内遂謀襄事為後别擇刹乎顧聞之

西臺集卷十二

宋 畢仲游 撰

祝文

祈雨文

宿麥在田愆陽斯久野無潤澤癘氣相仍仰惟神明保佑兹土不腆酴醴品物維時將之以誠庶格靈貺

取聖水文

自冬徂春歷時不雨並走羣望罔孚其應麰麥將槁徼福祠下神不吝澤隨禱而至方夏旱暵秋穡可憂飢疫已萌餒莩在道嗷嗷之衆匪神孰依謹躅厥誠再卜靈貺惟神之仁克終厥賜風雲勃興大雨時至有秋之望則庶幾焉神實可為苟緩無救

謝雨文

祝史初陳已見油雲之布野神靈來相遂蒙甘澤之應時非惟夏麥之少蘇固亦秋種之可入率循南畝庶幾

西成惠勝櫟陽之金功倍鄭渠之利含哺擊壤釃酒匪
惰游刃刲羊敢玆拜貺

又祈雨文

近以春旱之久謁欵廟祠迨今踰時未拜靈貺雖雲雨
之施屢作屢止有以潤枯槁屏塵翳而秔稻之種未入
于田其已入者稂莠坌生耘治不給不敢覬其成就維
邑西距義陽南走安陸其間無數舍而西南之田飽于
潤澤以為天之行則豈足跡之相接而飢穰之不同耶

以為令之罪則宜令自任其咎而民很受其辜耶不然豈請禱之方有所未至而如神聰明正直每祈每應而今顧不矜其民耶時已失矣農事迫矣十日之間雲興雨作霈然而為賜則猶可已去稂莠而布嘉種過此則已矣無望于歲矣酒醴惟清者羞惟誠再卜神休引領而俟茍能鑒茲則當具牲牢備簫鼓盡禮致恭以謝廡下

嵯峨山祈雨文

華原冬不雪春不雨嘗以民病告矣雖獲嘉應膚寸而止今又兩月不雨宿麥淒慘已槁而無望地復磽确如石田不可耕春候將過秋種未入民之流亡殍踣可立以待詢諸邦人皆曰莫如我嵯峨聖母慈仁深厚威靈溥博覆護茲土豈前日之禱誠未至而蒙應亦淺耶將守臣有罪神未原赦而民反受其病耶故躬走祠下請罪于神而致其誠庶幾膏澤之大應而法必有旨方得信宿于外且懼後時不能回枯改涸以慰荅斯民之嗷

敕謹移文通判軍州事湯景仁代奉牲牢酒醴再此赴
愬三日至五日霈然浹洽周于境內則在田之麥猶可
望一二而秋種畢入儌幸不至流亡殍路以遺神之羞
于斯時也敢不祗率邦人奉其歡欣鼓舞之心而昭報
嵯峨聖母之賜永永事神不怠

祈雨取聖水文

夏蝗已槁大田方困于生塵秋耜未興比屋重憂于粒
食名山在望霑潤無窮北雍行祠威靈如舊敬以三農

之望求于一勺之多籥羽初來雲霓已布願霈滂沱之澤少寛旱暵之憂庶幾有年毋庸罪歲聿懐盛德永浹斯民

又祈雨文

麰麥未秀穀種不入雖憫然望歲如有飢渴而密雲屢興霈澤未下是用以民疾苦赴愬于神惟神廟食茲土民賴以生厥歲美惡神實司之願蒙嘉應以卒農事當雨作矣即拜神休

耀州祭諸廟祈雨文

國家承天宥民期于靖治神為有道以相我國家水旱之至憂實同之而自十月至于五月不雨麥槁在田禾種未入道路流散非廩給之所能振天子閔而惻焉故發德音下明詔俾郡國之吏徧舉常祀敢薦吉蠲以導靈貺如應于三日之内則有秋之望尚得一半非惟免民于溝壑而吏之與民其敢不上承天子之意永以事神

就山請神文

天作高山奠于岐下靈湫湛湛神物在焉一勺之利澤及千里邦人赴愬歷年兹多遺此驕陽𧾷麥將槁風馬雲車有求斯應惟時雨若汔用小康敢蠲厥誠禱于祠下

太白太湫神祝文

華原自八月至于二月不雨宿麥將槁秋種未入是用赴訴恭致一勺之多以求千里潤澤之應苟非誠之不

至則神無難焉簫鼓笙竽從以耆耋惟神俯悼衆戚回枯改涸油然興沛然下崇朝而鼓舞于境内則顧率邦人圖報太白太湫神靈之賜其敢不腆

禱華嶽湫文

自春徂夏災旱相仍咸秩郡神罔乎其應惟神之所居淵深潤澤為我州之望吏民敬事誠有待于今日蓋夏苗之槁十存一二黍田之耕方播種而未蘖流離之氓已逃而復歸扶餒而力穡者猶有望于秋也今則炎暑

彌煩油雲尚遠粒食踴貴糠覈不充黔黎喁喁若墜于燎出乎三數日之間則土脉焦爛禾穎弗生雖雨亦無及矣今秋失望則重罹荒歉羸瘵之農坐為胔骼公私殫屈所繫攸重陽之為盭未若此歲之劇躅蘋蘩正祝史以其所憂而籲于神者吏不敢後呼雲驅雨霶霈其澤活斯民于將隕者神其速焉

祈晴文

霖雨踰旬久妨民事用涓吉日仰叩靈祠惟神威明廟

食兹土宜能覆護無使斯民災墊無𣫍無居神亦永有

降依

謝晴文

近者霖雨害田致禱廡下荷神降休俾獲開霽水旱之餘或未至餓殍者以穡事粗存一二故品物醪醴薦之以誠㦸涓令辰祗拜靈貺

又祈晴文

夏大旱麰麥不收一二秋稼雖可收一二而雨不止嘗

禱晴于神既獲嘉應未拜神貺而雨復作至于今不止民已病矣災已甚矣旬復數日不止民將無以續性命州縣之吏亦將無以事神惟神憫吏民之嗷嗷使風止雨霽存其未收之稼一二則民庶幾有以續命而吏亦永有以事神不敢怠伏惟鑒之

祭羅山府君祈晴文

大田甫成雨已復作繼此勿息則誤于有年是用率籲民戚禱神之休惟亟獲霽止庶或毋害不腆醪醴神其

臨之

又祈晴文

近以霖雨過時害于穡事禱神之力覬獲開霽將拜神貺而雨復作連五日夜不止穀之未斂者不獲斂已斂者腐壞而宿種不入甚可憫也惟神自春徂秋保衛斯民或熯或潤覆露長養其德深矣今甫成而敗之豈縣令奉神不謹舉措非是而降之罰將斯民有流離餓殍之期而為之災耶縣令之罰固宜而民終歲勤瘁上輸

賦役稱貸之煩下給父母妻孥之養雖大有年猶僅足而無餘況甫成而敗之又宿種不入災無乃已甚乎惟神圖赦縣令之罪哀斯民之失所收雲止雨使不轉于溝壑則縣令敢不變心易慮率受賜之民永有以敬事

謝晴文

乃月之初吉至于哉生明茲民惕然以霖潦敗田為憂守土率僚屬躬至祠下述民之憂以請命于王王維降歆擁陽滌陰豁然開霽如響斯答則王之乎惠我民其

有窮哉夫一牲之薦不足以報王德將俾我民歲歲蒙

王之休以奉王祀無有壊

祭風伯神文

惟神振發萬物功宣動植式崇明祀祗答靈休謹以贄

幣牲齊粢盛庶品明薦于神尚饗

謝雪文

近以冬温不雪陰禱于神薄禮未薦嘉應昭格豈惟宿

麥之膏潤抑亦厲氣之銷伏功惠若此報當如何薫劑

醪醴將之至誠從以耆耋躬拜廡下

燿州開河祭諸廟文

漆沮兩河之為患有年矣至于今日其患已迫州縣上奉朝廷作堤防以捍患豈得已哉公私悉力務為完壯至水至輒齧敗使不得為全堤今因人之策别為簽堤以殺水之怒庶幾餘堤得存不重費民力亦非得已也堤欲成雨輒不止水輒大至若有物與堤競者守州以事神養民為職既非人力所能勝則必禱神協濟其事

以靖民禮雖不腆而誠至矣況神廟食此邦人所赴訴得二十日之晴水不大至則堤可成民患可紓神苟相之俾得如所禱敢不具牲牢而拜貺廡下使民永永事神

刻漏告成祝文

立表下漏以考昏晝天之所以周也三百六十五度地之所以升降也一千餘里皆不出夫五斗之壺三尺之箭凡交于奎而合于角出于卯而入于酉繭絲之水準

若權石而不差乎圭黍之候雖因物致用智之所創而見于天地之情莫知其所以然者必寄乎神之所佑金壺一新玉虬初溜用告厥成無斁于後

誌銘

司封員外郎令狐公墓誌銘

公諱挺字憲周山陽人也丞相彭陽公楚之六世孫好學善屬文年十五時輒補尚書湯征一篇諸老先生見而異之及長博極經史貫通諸子百氏而亦旁治天官

族姓地理鐘律之說尤喜論兵慨然有大志天聖五年進士乙科為吉州軍事推官丁其父博士憂服除為判南府節度掌書記因朝廷用兵西方撰籌畧策論五十篇以獻詔藏秘閣而閭丘良孫者冒取公所獻書三篇上之除為官歐陽公修知其事欲出秘閣本以正良孫之罪而不果移監鄂州茶場改著作佐郎簽書節度判官公事是時元昊數入盜邊西師未解上求方畧之士如不及諫官王堯臣薦公有方畧可用召試對策數千

言故事策試優止三等而公策第二等遂擢通判延州賜五品服丁其母王夫人憂其後契丹聚兵古北口北方戒嚴近臣田況等薦公可任將帥詔但遣秘書丞通判成德軍樞密副使富公弼宣撫河北亦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詔但擢知彭州而已遷太常博士移知蘄州未行改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移江東路遷祠部度支二員外郎皇祐四年廣源州蠻儂智高反陷邕管連陷緣江九郡逼廣州公適罷江東至京師多從南方來者

問智高事頗得其要領而為之策未有云也會樞密副使狄公青自請行天子以為宣撫使行有日矣公見狄公勞其行因謂狄公曰蠻人阻深走險時出而戰者用所長也如閭智高數勝去險阻而陳平地是自棄其所長而從所短此正智者用奇之時也迺謂狄公曰步兵利險騎兵利平地蠻人不知騎兵而又以謂中國之騎不能到也可挾騎士以往誘致平地使步兵為正以擊其前騎兵為奇以擣其後蔑不勝已狄公大然之因請

三千騎以行人謹言五嶺之地嚴險霧毒中國之步兵猶不可而況用騎乎及與智高戰歸仁卒以騎兵勝追奔五十餘里蠻人死者幾萬計如公策焉公在江東時嘗病及來京師病未已因請為州罷監司職事詔知秀州遷司封員外郎知單州病益甚遂致仕而卒矣嗚呼士之强學而有志于當時者亦有也人莫知之則老死不可用也如公博記廣覽獻言指事殆所謂强學而有志于當時者矣名公大臣爭知之而官止員外郎任止

州縣務盡法意以寛民或拯民于已死恥然儒生而一心于吏道者也及國家有緩急乃更能知其大慮觀敵制變籌度萬里之外猶矢破的則如公者用于平日與有事之時皆宜也雖死不遇亦可尚已曾祖諱某仕南唐贈左千牛衛將軍祖諱嗣昌任供奉官贈右武衛將軍父諱頌任國子博士贈光禄卿夫人丹陽邵氏生三子長曰㑇鄧州節度推官次曰僖中進士第潞州壺關縣尉次曰俁先公卒女三人長適進士閔國均次適永

興軍右司理參軍周遂次適進士方奎孫九人曰勃早亡相如進士第曰勛曰勸曰勔曰勉曰勣皆舉進士有名二尚幼也公享年六十有七其卒以嘉祐三年三月十二日其葬以元符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則某州某縣某原也其書二十八卷藏于家所謂翰畧策論者在其中銘曰

公高之別有晉大夫曰文子頡始氏令狐秦記太原漢著伊吾元魏之守侯于藍田藍田孫子為隋納言納言

六世相唐宣宗文麗行高周彭是封丕顯丕承施及于公嗚呼公乎學力而淵志特且持少露其奇百牘是書誰與敵遠決策坐隅翼之張之卒卷不舒貳廷守蕲使干江吴如是已焉其命也夫其命也夫

奉議郎令狐端夫墓誌銘

令狐端夫者諱俅山陽人也曾大父嗣昌贈左武衛將軍大父頌贈光禄少卿父挺故尚書司封員外郎端夫以父任試將作監主簿從福唐劉彝先生學左氏春秋

得其師法年十八時司封君知單州卒于官無舍業田產惟餘槖中裝直百金為其族人遠來持去端夫不問亦不追止及仕强于吏治必知民所便安與辛苦務盡心力愛而利之嘗調守洺州曲周縣令漳水歲暴溢環其城入無固志端夫乃經度為大堤以捍之曲州豪類皆不欲而州守監司亦不欲端夫獨撓衆議而成堤人始保聚為安久計後水至或齧堤父老必率其子弟相縣官之役曰無堤是無曲周也汝州沙河同德有公曰

種稻置官洛南以民之民佃作歲久數罹水旱逋租至三萬斛無肯為言免者往往脫身棄廬舍桑棗亡去端夫時為稻田官適會故丞相富鄭公守汝乃為公分别具言其狀上之朝廷盡貸所負民亡去者皆復較數年之課為最元豐四年五路兵入界端夫以涇原轉運司屬從軍走靈武行二十日至鳴沙會軍無見糧未知所以取濟文吏從軍者坐軍中不敢出端夫遠望有野燒曰豈敵人不盡窖而藏之反燒耶乃率蕃漢部兵棄大

軍數十里直詣燒所共救止之果得菽麥二萬八千斛大軍因之遂至靈武如此類甚衆然端夫天姿峻整莅官行己必得直而後已不肯為權勢撓故在鄆州為司戶參軍知之者張文定宮保他人不知也在洛南作稻田官知之者故丞相鄭公他人不知也而端夫每以職事與監司辨卒以語言忤當時監司而坐廢蓋端夫自鄆州司戶參軍濮州雷澤縣尉洺州曲周縣令監汝州洛南稻田務遂廢而家居起為涇原路轉運司勾當公

事從軍罷守處州松陽縣令環州録事參軍武勝軍節度推官未行以疾致仕為宣德郎有子七人長勃次相如次勛次勸次勵次正平次皡如皆通經樂善有立志勃與勸先卒而相如勵正平皡如相繼由進士上舍登第得官相如承議郎勵為河南府潁陽縣正平為陳州州學教授皡如為河南府偃師縣主簿由此汝之士大夫之子弟皆勸慕于學登第者亦衆于是閭里見端夫而賀曰公雖廢不用而有子如是豈直慰公目前而已

哉端夫致仕後五年以子恩遷通直郎又以實赦恩遷奉議郎大觀四年閏八月十三日以疾卒于汝州即以其年十月二十五日葬于州郭之北白雲山司封君之墓次以夫人故崇德縣君李氏祔而葬之始吾從軍靈武邂逅端夫于靈武城下是時端夫年四十及吾來汝州而見家先在汝端夫自環州來省識其面目相與問勞往還于里中有子登第有女嫁人而端夫年六十後吾使京東淮南歸端夫已病見其次諸子相繼登第有

孫男八人孫女七人曾孫女一人而端夫年七十今又見端夫之卒哭而銘其墓然則吾與端夫舊可知矣而吾老亦可知矣銘曰

其義較然其惠藹然其勇矯然其仕跌然其門浄然命耶非耶豈嗇于身者將大其後耶

常承議墓誌銘

故承議郎雲騎尉常君諱珪字粹夫河南洛陽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嘉祐中為鳳州司理參軍號稱詳明能

治獄河池逮鄉酒家殺人無左驗誣其旁近下貧小民為殺人者縣吏受賂掠笞數千百不服乃背引其兩足擢髮與手交縛于柱上布堅豆于地使膝之晝夜不釋因不勝痛誣服至州以為實殺人者下之獄而君為獄官獨意其非是聽辭觀色徐導之使言因不敢變乃更反覆驗問熟喻之使言因亦不敢而涕下君既微得其情乃逮捕告者别治之告者果自言無賴殺人因非殺人者獄既治河池縣令李撫辰懼得罪移書州將與君

辨州將疑之雖部使者亦疑不敢決君曰抱其獄分別其冤狀執不為疑者三月遂竟殺告者而出其囚熙寧中為巴州恩陽縣令巴號險遠而恩陽又巴之遠縣至者鄙夷其民多笞辱虐使之君獨以文法辨告教以親愛和易之道亦時時觀遊與士人講習為文章以順其俗民大安業及滿受代且去民擁挽遮留竟日不得去至有臥路為兒啼者提點刑獄穆珣行縣至恩陽適見之曰為吏者不當如是耶因問君何為遠宦幾歿矣薦

者為誰亦應改官否君言家貧急于祿食不能擇地來思陽書十攷薦者四人官未應改也詢曰君而不使改官誰應改者即曰薦君是時宣徽南院使郭逵用兵安南失朝廷旨人人知其且得罪或謂君曰逵嘗薦君今將得罪君疾行即改官徐行則無及矣君方間道走伯兄朝請官所省其親留月餘以盡親歡及至吏部逵已得罪差十日不應改官而君怡然不介于心也君自劒州劒門縣主簿五任而改宣德郎知汝州襄城縣事及

三遷而至承議郎以疾病請監華州鹽酒税而卒卒後
九年葬于河南府伊闕縣府下之原曽祖諱仁美祖諱
晝問尚書屯田員外郎父諱吉為尚書比部郎中贈右
金紫光禄大夫曽祖妣王氏封廣平縣太君妣陳氏集
賢學士越之孫封潁州郡太夫人妻寇氏建始縣令仲
簡之女封嘉興縣君四男子三女子男嘉猷遠猷嶽猷
英猷嶽猷中進士第為宣德郎知濰州北海縣事女嫁
李準次嫁張仲㓜嫁薛籛皆進士也壽六十卒于紹聖

三年八月辛酉而于崇寧四年四月甲申將葬而銘之

銘曰

常氏遠矣太原之望漢惠自侯唐衰維相從于臨晉君實其支以生代死君能相之人行騑騑君也遲遲孰不欲遷實懷毋慈為吏不遂為子亦宜不遂其宜銘以諗斯

西臺集卷十二